

广西作家地理

重返故乡

主 编 覃瑞强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重返故乡 / 覃瑞强主编.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219-07354-4

I. ①重… II. ①覃… III. ①文化—广西—文集
IV. ①G127. 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95478 号

策划编辑 李筱茜

责任编辑 彭青梅

装帧设计 牛依河

广西作家地理 重返故乡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4

字 数 700 千字 图 300 张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354-4/G · 1632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编委会

策 划：黄德昌

主 编：覃瑞强

编 委：黄德昌 罗传洲 覃瑞强

冯艳冰 鬼 子 李约热

以故乡的名义

◎ 冯艳冰

2006年年底，在《广西文学》编辑部的一次例会上，李约热对小说来稿中大量远离现实的虚构作品表示的强烈不满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其实，这不仅是小说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学所有形式的作品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因此，如何让作家们脚踏实地地、不是安坐书斋而从当下山村农民、市井平民等百姓的命运和生存状态中重获灵感，重获鲜活的、有冲击力的题材，是提升刊物质量的一个重要策略。

于是，一个以故乡故土故里故人的真实故事写作为由的灵感产生了。

正是由于这个集体灵感，《广西文学》从2007年第7期起，开始了一个似乎可能无终无了的工程：命题作文，约请广西的作家们以散文的形式，写他自己的一段故事，一段与之生命旅程最重要的灵魂密码和线索，特别是真实地写出目前状态下作家们精神血缘中自己的乡村。

这，就是眼下的这些篇章——

重返故乡。

数年下来，广西的作家们像在进行一场接力跑，举着这根炽热的燃烧着的火炬，一个接一个地向读者们讲述着真实的自我，一个接一个地燃烧着记忆中的秘密，一个接一个地点亮了一盏盏长在心灵深处的烛火。而杂志社的主编，先是罗传洲，然后是覃瑞强，都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

作家们在重返故乡的路上，大都毫无例外地坦白着自己，白纸黑字地书写着自己的供词。我知道，《广西文学》只是做了一个打开小窗口并发问的神父。而写作的时候，这些作家都经受了一场灵魂拷问，主审官就是上帝。而上帝极有可能就是你我这样的读者。

当编辑的，都免不了同时要充当两种角色：文学作品的助产士和刽子手，文学意义上的为他人作嫁衣的裁缝和生杀予夺的刽子手。说来恐怖，可事实就是如此。

每天，我们都要“枪毙”大量的作品，只有在大量不停的“杀生”中才能换来发现文学佳作的线索。可是在这个“重返故乡”的行动中，我几乎没有扣扳机的机会。

我想，这就是“重返故乡”栏目的价值所在。“重返故乡”设定了一种不容虚情失实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叙述者的灵魂往往被放置在真实的天平上，丁点的浮动和颤抖读者都知道。正是在这种情境中，这些作家们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比平时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写评论的时候更像一个作家，也更在一个作家的状态中，更值得我们尊重。

何谓故乡？正如他们所说：故乡就是你生命的沃土，故乡就是你生命中永远的一堆土坟、一块墓碑。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故乡的意义不仅是具体的，更是形而上的。所以，故乡在你那里有时是一部书，有时是你死死铭记着的一个人，故乡甚至可能还是你一生一世都挥之不去的一场梦魇；当然，更多的时候，故乡被他们当成了永远的情人，情人眼里出西施，故乡的美好是绝对的，所以更多的时候，故乡往往被理想化为诗境家园。即使我们运用最简单的加法算术把他们的故乡加起来，你获得的，是一个精彩的我们大家共同的精神故乡。这部有着七十万字的按着刊物出版的顺序排列的合集，应该说是广西作家的精神资源。

从艺术角度看，这批散文总体呈现出的最有价值的是一种富于草根性的极贴近生活原型的真实，首先是心态的真实，进而是艺术的真实，以至我们有理由将这批散文视为真正的原生态散文。这是我们这一专栏散文的始发点。散文发展到今天，当我们不能不反思某种现实文学缺失的时候，就发现，原本最易持守的真实竟有那么难。真实的困难的确是散文所特有的，而真实的审美的价值意义也是散文所特有的，真实的立场之于散文是传统的也是时尚的，是基础的也是先锋的，是旗语也是技巧。可以说，是家乡的魅力，使作家们信守了这一真实的原则。

从创意的角度讲，这批作家和作品还开了一个好头，它开启了从刊物角度来讲更为宏大的栏目计划：我们将持续这一栏目，并将其系列地延伸到更多的领域，让更多的人垂首在祖坟先师故老乡亲前坦陈心迹，想必这也将是一次颇具意味和时代特色的“上山下乡”运动。

作为“重返故乡”栏目始终的责任编辑和他们这些美文的第一位读者，我真的感受到了故乡内涵的广博与富饶，真正感受到了共同记忆下的、广义故乡的意味和力量。

他们也是故乡，他们就是故乡。

以故乡的名义，感谢他们！以他们的名义，让我们感谢故乡！

目录

CONTENTS

上岭	凡一平	001
把碎片还给故乡	鬼子	008
生在平用	黄佩华	014
漂移的家	蒙飞	025
第一个驿站	黄德昌	034
故乡，您终于代替了我的母亲	东西	045
在深夜聆听故乡的声音	石才夫	050
韶颜夜抄	王柳	060
父亲传	黄土路	066
梦里望乡	刘美凤	079
家乡的路牵着我的神经	红日	094
故乡是每个人心中隐秘的事物	何述强	105
梦幻的童年	潘琦	114
飘走的或逝去的……	宋安群	124
乡情·季节	韦其麟	133
故乡无处拾荒	龙子仲	144
我和故乡的约定	陈肖人	151
见鬼记	李人凡	159
回望摇篮	常弼宇	174
一人得道	龙眼	185
没有电的日子	潘大林	198

211	彭 匈	故乡如影随形
229	朱山坡	我的名字就叫故乡
240	庞华坚	低语
251	严风华	出生地
259	莫雅平	您说鸟儿的故乡在哪儿呢？
275	沈东子	家园，天边那一抹云彩
284	包晓泉	牵扯
293	黄 健	回到音乐的故乡
302	牙韩彰	“方形水槽”林玉屯
313	许雪萍	暮落后，那盏不眠的灯火
324	非 亚	那些遥远的记忆
339	容本镇	天湖上的炊烟
351	麦展穗	音乐·故土
360	蓝怀昌	爱恨情随
366	韦俊海	文学尽头是故乡
379	张柱林	暂时的家园，永恒的乡愁
386	凌 渡	从故乡漂泊出来的履历
394	光 盘	故乡，一个意义多重的符号
403	李建平	又见故乡草木欣
414	黄 鹏	山高水长故乡情
422	覃瑞强	回望古河是故乡
430	盘妙彬	向往天际之人的故乡
441	常剑钧	家在天河
450	李约热	面对故乡，低下头颅
459	胡红一	远去的背影
472	刘 峰	家乡有座门前山
482	彭 洋	何处是故乡
492	潘荣才	别梦依稀忆故乡
502	蒋菁蕖	寻找妻子的婆家
514	沈伟东	王石凹

凡一平，1964年7月生，广西都安县人，已出版长篇小说三部，作品集四部。影视作品有：《寻枪》《理发师》《撒谎的村庄》等。



上 岭

◎ 凡一平

上岭是我的祖籍，其名与著名的上甘岭只少一个字，但知名度却要小许多。在我大量的阅读记忆里，上岭只在书里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是在我虚构的小说里（谁要是不信，就去读我的长篇小说《顺口溜》）。我本想我的小说要是很有名，我的故土——上岭也就跟着出名。只可惜我的小说读者不多，上岭也就知之者甚少，它只能是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或者摇篮。

从桂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往东十三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四十公里，在三级公路的对岸，有一个被竹林和青

山拥抱的村庄，就是上岭。我十六岁以前的全部生活和记忆，就在这里。

2007年4月22日，我回到上岭。此次归来距离我上次的返乡，相隔了十一年。我亲切而隔阂的上岭，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得康码头

进入上岭，首先得通过码头上岸。码头是上岭与外界来往的门户。我十岁走去县城看直升机、十一岁到公社中学念书、十六岁到更远的地方宜山读大专，就是从码头出发。码头为什么叫得康码头？因为码头离村里最近的一户人家是得康家，所以就叫得康码头。得康的壮语意思是名叫康的男孩。得康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他的家离我家也就是十米远。小时他去学校上学，要路过我家，而我从码头外出和回家，则必须经过他家门口，现在一样如此。码头原先并不叫得康码头，而是以得康的爷爷命名的，得康的爷爷死后，就以得康的父亲命名，现在以得康的名字命名码头，意味着得康的父亲也死了。

我六年前就知道码头已经易名，消息来源于到南宁找我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凡家全和乡民政助理黄锦明。凡家全是我同族的堂弟，黄锦明则是我们村凡氏的上门女婿。他们的到访就是与码头有关，具体地说就是来找钱修建码头的。我们村的码头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它是由先人踏出来的，而非开凿而成。可想而知，上岭以及上岭后村的先人、今人走的这个码头，是何等的细小和陡峭。我八岁开始就下河挑水，从码头挑一担水上岸，常常是磕磕绊绊，要么是磕坏了水桶，要么倒进水缸里的就只剩下两半桶水了。这不算什么，要紧是常摔人。我父亲每当哮喘病发作严重的时候，就必须抬到公社卫生院救治。因为码头陡峭，父亲多少次从担架上滑落下来，我已记不清了，只是现在想起，我仍是心惊胆战。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上岭相邻的大村、地洲都相继修建了码头，原因是这两个村出了能人：大村出了个银行行长，地洲出了个乡党委书记。银行行长和乡党委书记分别搞到了为本村修建码头的钱，唯独上岭没有。上岭没有能人吗？有啊。你们上岭不是出了凡平凡一平两兄弟吗？一个是博士而且还在美国工作，一个是作家而且小说还拍成了电影，他们有的是能耐，你们找他们要钱去！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看法或说法，每次听说，我就想找个地缝，往里钻。我们兄弟俩虽然一个是博士一个是作家，但我们不是富豪和权贵，就是说，我们尽管有知识和文化，但是知识和文化却不能拿去修建码头。我们的悲哀和无奈只有我们兄弟俩知道，别人却不理解、不知道，即使知道，也要给我们兄弟俩一点刺激。

我是个容易被刺激的人。我对专门为修建码头的事到访的凡家全和黄锦明说，你们放心，修建码头的钱，包在我的身上。最后我才问，需要几万？他们拿出预算，我一看是十万。

我找到修建码头的十万元钱，已经是四年后的2006年初。四年来，码头成为我的一块心病，为了找钱治病，我不遗余力，多方求告。终于，自治区财政厅专项拨款十万，层层下放到市里、县里、乡里，我药到病除。我对负责修建码头的乡民

政助理黄锦明说，第一，不让我的直系亲戚参与码头的修建。第二，码头修好以后，我再回去。

我此次回乡，码头并没有修好。码头只修了一边就停下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直系同宗堂弟凡宏某天打电话给我，说他和本村的几个叔伯兄弟，今天去县里告状了，为码头和水电站库区淹没赔偿的事。我说你们告状为什么要告诉我？堂弟说因为县里接待他们的某官员开口就问，你们可知道凡一平？他们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要问问我。我跟堂弟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谁要是私分了国家的钱，不管跟凡一平是什么关系，凡一平是决不会包庇纵容的！

堂弟的电话促使我决定回一趟上岭。

站在公路这边的河岸上，望着对岸，是看不见村里的房子的，因为茂密的竹林挡住了我的视线，就像厚厚的绿色窗帘、门帘遮蔽了屋里的人一样。我急着见到我的乡亲，而此刻我的乡亲并不知道我的归来。但见对岸的竹林破开一条灰白、平实的道路，从岸上延伸到水面。我看清楚，那正是修好的码头。一艘电船，正静静的在那边的码头停靠。而我所在的这边码头，仍然是旧时的模样，细小而陡峭，就像是鱼竿的钓绳，让我的心一阵揪紧。对岸那白实的码头呢？则如从门缝里漏出的一道亮光，不知道我的乡亲，是否正从门缝里看我？期许我的归来？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迟迟没有走下尚未动工修建的码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一千多年前唐人宋之问的感受，此刻传染给了我。对岸的电船已经启动，正在朝这边的码头驶过来。已经走下码头的乡党委书记、乡长见我没有移步，他们从码头又走回岸上，再次承诺码头一定会在五月底完全修好。这两个我家乡的父母官是接到县纪委书记的电话后闻讯而来的。我到都安县城后，因为路况的原因，需要换乘底盘高的车辆，便给在县里当纪委书记的朋友韦迎打电话求助，还谈到了码头的情况（这似乎才是我打电话的原因）。韦迎满足了我的要求，并且说他收看了我堂弟们的告状信了，正在核查。韦迎的电话带来了乡党委书记和乡长的承诺，我可以面对我的乡亲了。

电船徐徐靠近码头，也靠近了我。我看见船上掌船的中年男子，一眼认出他正是我的小学同学得康。



因为码头离村里最近的一户人家是得康家，所以就叫得康码头。

乡亲父老

除了得康，这天我在村里看见的乡亲也就十个人，而我认识和还认识我的，就更少了。他们是在我去看望四伯父的路上遇见的。我四伯父凡宝兴今年八十四岁了。我父亲常常感叹道，他们同祖的十二位兄弟，现在就只剩下他凡宝宗、我叔叔凡宝明和四伯父三位了。我父亲和叔叔现在均在南宁，那么，我回到上岭，首先应该是去看望四伯父了。

去四伯父家的路上，一个接一个乡亲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或在地里劳动，或在房前带着小孩。除了小孩，远远地，我几乎都能从他们的身影辨认出他们是谁，这让我很是兴奋，因为我没有忘记他们。

这个脸上写满风霜的女人一定是潘美琴。她是在听到我们的说话声后从屋里跑出来的。她当然也认出了我，还叫出了我小名得弟。潘美琴当年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我记得我常年患病的父亲在病症发作而不需送医院的时候，就是请潘美琴到我们家打针的。事实上也正因为有了潘美琴这名赤脚医生，我父亲减少了被送去医院救治的数量。多年来我一直对我们村的这名特殊女人心存感激。所以几年前的某一天，当潘美琴突然打电话，请求我帮忙落实她女儿毕业工作问题的时候，我毫无推辞地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她在乡中心小学当教师的女儿现在就休假在家，她立刻把女儿叫了出来。我看见潘美琴当年的小不点女儿现在已长成亭亭玉立的漂亮姑娘，还甜甜地叫了我一声表哥，着实让我心里有些得意。我对随行的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说，这是我的亲表妹。言外之意，是请他们要对我这位表妹多多关照。其实，表妹不是我的亲表妹，她是被收养的。潘美琴一直没有生育，不知道是她的还是丈夫的问题。她的丈夫是乡卫生院的一名医生，姓黄。在我的印象里，她的丈夫是一名酒鬼，酒瘾上来而又没有酒喝的时候，就拿药用的酒精来喝。她的丈夫很早就死了。很难想象，潘美琴要是没有这个女儿，她现在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孤单？我拒绝了潘美琴邀我进家坐的热情，因为我得尽早见到四伯父。

我还是未能见到我的四伯父，因为我又遇见乡亲。他们像是闻到了风声，一下子从地里屋前，来到了路边。我总感觉他们来了很多人，因为我与他们的问答总是应接不暇。但后来定神一看，也就那么五六个人，而且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当年精壮的黄锦，如今已经是满头白发的有点驼背的老人了。村里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到外面打工去了，只留下他们的小孩，由老人带养。黄锦感叹说，我们村现在有人死了，连抬棺材的人都没有。这么一听，我更急切见我的四伯父了。

我到四伯父家见到四伯父了，而且也只见到四伯父。我连打电话跟我说告状的事的堂弟凡宏也没见到。四伯父说他上街去了，四伯母还在山上打羊草。我如果没记错，四伯母也上八十岁了，却还要上山打羊草。四伯父走路已经是趑趄趑趄，因为我们的突然到来，他显得更加的手足无措，又想请茶又想张罗煮饭。我按住四伯父让他别动，我们好好说话。我说四伯父你身体还好吧？他说你爸爸身体还好吧？我说好。他说你叔叔身体还好吧？我说好。四伯父又站起来，动身想去张罗煮饭。

我说四伯父，再这样我就走了。四伯父停了下来。我看着无所适从的四伯父，心里既发酸又发热。我在四伯父家吃了太多的饭，以前我每次回来，都是在四伯父家吃的饭。自从我爷爷去世后，四伯父家就成了我们宗族的中心，每年清明和其他重大节日聚会，都是由四伯父召集操办。四伯父年轻的时候是航运部门的一名船长，他驾驶的船只在红水河上顺风逆水，从无差错。退休的时候他攒了一笔钱，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数目。可是后来，四伯父家遭了洪水，房屋垮塌了。新房建好后，四伯父又生了一场大病，为了省钱，四伯父不肯再治了，后来是我父亲指令，强行把他送去县医院。四伯父捡回了一条命，但积蓄全花光了。现在的四伯父就靠儿子赡养。但四伯父的儿子我的堂弟游手好闲，又怎能孝敬他的父亲我的四伯父呢？我临走的时候，给了四伯父一些钱。但四伯父没有要。他是本能地推拒的，这让我很是感触，因为拒绝我资助的亲戚，实在是太少了。我倔强尊严的四伯父！

从四伯父家出来，我去见了大嫂。她根本料想不到我的归来，毕竟我十一年没有回家了。见到我，大嫂惊呼“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然后眼睛涌出泪水。我十一年不能回家扫墓，都是大哥和大嫂在我们的先人墓前代为祭奠。她以为我永远不再回来。大嫂嫁到凡家后就和大哥住在祖屋里，然后生了四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她同样是个坚强的女人。大哥这些年在南宁打工，那么大嫂则成了唯一留守我们凡家祖屋的人了。

祖屋

现在上岭最破的房子，应该是我的祖屋了。祖屋是三间的泥瓦房，迄今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它是我的曾祖父所建，我的爷爷、我的父亲、叔叔以及我的大哥和部分堂哥、堂姐、堂弟、侄女、侄子，就出生在这里。1969年，我哥凡平、姐凡芝平和五岁的我随同下放的父母亲回到上岭，就住在祖屋里。我们的到来，使祖屋的人口增加到十二口人。十二口人住三间房子，拥挤的程度恐怕只有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上海人可以堪比。而且十二口人分成两家，我父亲一家，叔叔一家，分别在两个地方起灶做饭。我家的火灶就在床前。每天的炊烟把本来就黑的蚊帐熏得更加的黑，以至于我总觉得我的黑夜总比别人的黑夜长，而白日又总比别人的白日短。

我们家在祖屋住了五年后，我父母在小学附近的地方起了一座房子，也是三间的泥瓦房，它是我父母亲手建起来的。我们在新房子住到80年代初，因为家人相继都工作在了外地，房子就闲置了。又因为年久失修，房子很快就残破了，最后干脆把它拆了。我此次回来，看见的只是遗址。遗址上长着绿油油的玉米。只有我父亲当年种下的两棵树，已经又高又大，证明或标识着我们艰苦而单纯的农村生活。

而祖屋却仍然保持着原貌，被我大哥住着。我大哥本世纪初虽然在祖屋的前面起了水泥砖的平房，但祖屋仍然被使用。新房和祖屋是相通的，像是两个连体的却只有一个心脏的人。这个心脏无疑就在祖屋里跳动。祖屋里存在着祖先的灵魂，在保佑着我们凡氏的后人。因为我哥凡平和我的出息，祖屋越来越被风水师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看好和传扬，都说，凡氏的祖屋依山傍水，有攀龙附凤之势，尤其正面



祖屋里存在着祖先的灵魂，在保佑着我们凡氏的后人。

对着的山头，像是一个削尖的笔头，难怪出了一个博士和一个作家。我这次回来，才认真地看，果然印证人们的看法。可我在没有走出祖屋之前，每天都面对着那个尖尖的笔头，却怎么没有注意呢？我要早注意到，是不是就不用那么刻苦努力，只是坐享其成就行？

祖屋虽老虽破，却是那么传神。因为传神，而得以保存，让我这个不常回来的子孙，有个纪念的地方。

小学

写上岭，不能不提小学。回到上岭，不能不看小学。

上岭小学是我启蒙的地方，我的学业从这里开始。而且我的启蒙老师不是别人，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我的父亲母亲虽然被下放回乡，但无须务农，而是安排在上岭小学当了老师。我六岁开始上学读书，第一堂课是母亲给我上的。课程内容我都给忘了，只有在学校的欢乐难忘。

小学是上岭的教育、娱乐乃至政治的中心，除了平常的教学，放电影、民兵训练、球赛、排演革命样板戏、斗地主富农，都在这里进行。这些活动，我都很喜欢，因为这能给我快乐。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电影。在那个年代，公社的放映队每隔两个月，就能来上岭放一次电影。每次放映队的到来，对于我和我们村，无疑是一个盛



学校的硬件好了，教学却跟不上去，村人们就说，因为风水转了。

大的节日。放映队的人被村民侍候得嘴巴流油，也让我无比的崇拜，因为他们带来了神奇。原来人是可以装在箱子里的，天黑的时候，再放出来给人们看，而且是放映队的人才能放。火车原来是烧煤的，最坏的人是一定要被杀的。在上一部电影里的人明明死了，在下一部电影里他又活了过来。打仗的时候，明明看见蹦出很多的弹壳，跑到银幕下去捡，怎么一颗也没有呢？我对文艺的喜好，一定是从电影开始。我人生的第一个理想，是当个公社放映员，然后才是公社供销社卖书的。这两个理想我都实现了，只不过我现在是拍电影不是放电影，是写书不是卖书。

小学原来有一张乒乓球台，是用两块棺材板拼起来的，却成了我们学生争抢的阵地。只有不被打败的人，才能占据球台的一方。我常常是这张球台的霸主，这是我努力拼搏的结果。我乒乓球的最佳战绩是曾夺得都安县少年组亚军，并代表都安参加了地区的比赛。但现在乒乓球台已经没有了，操场上原来还有篮球架，现在也没有了。

小学的房子倒是比以前多了一栋，而且还是楼房，但村里的人告诉我，现在的上岭小学，就只有一个老师和几个学生。为什么会这么少？因为教学质量差，每年考上乡中学的没几个，有些年连一个也没有，家长们都不愿送小孩来此就读。学校的硬件好了，教学却为什么上不去？村人们就说，因为风水转了。

风水真的转了吗？



鬼子，广西罗城人，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主要作品有瓦城悲悯三部曲：《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和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

◎
鬼
子

把碎片还给故乡

地主的家

我们村有好几家地主。就连我自己家也有。但这一地主的富裕，却与地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说是在解放前的时候，他曾在外边做过什么金库主任。村里人说，当时的金库主任，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行长。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没有问过。民间的很多说法，听了也就听了，用不着去查，真的假的，全在你自己的心里。你用心地把它们养起来，时间久了，就会养出一种人们

时常说的某种文化了。查了那些文化就有可能流失了。金库主任应该是很有钱的一个角色。村里人一谈起他的钱来，往往只想起他家曾拥有的两个大花瓶，不是因为那两个大花瓶有多漂亮，而是说他把家里的金银珠宝，全都藏在了那两个大花瓶里。解放那年，让他把钱交出来，他不肯交，人们便把他吊到了房梁下，反着吊，最后就吊出了一个花瓶来了。是他背着绳子，带着他们在他家的菜地里挖出来的。花瓶里满满的都是金子银子。就这一个花瓶吗？就这一个花瓶。还有没有？没有了。人们不肯相信，就把他们家的菜地从这边一直翻到那边，果然不再翻到什么。多少年后，才有人提起他们家其实是有两个大花瓶的。那么还有一个大花瓶的金银呢？当时却没有人提起，也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跟他去挖的那些人，都不是世代居住在我们村里的，他们有的是外来的工作队，有的是刚从外乡分来的新分户，自然也就不知道应该还有一个大花瓶的。还有一个大花瓶的金银被他藏到了哪里去了呢？如今还是一个谜。村里人都说，谁要是挖到了那一个大花瓶，谁就发财死了。小的时候，我们倒是时常地做过这样的梦，梦想着哪天在哪块地里走着走着，突然脚下往下一塌，塌下去一个大坑，坑里就是那个藏着的大花瓶，那该多好呀！那样就用不着再那样辛辛苦苦地读书放牛了，有了那样一个大花瓶的金银，就可以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坐着，架着二郎腿，等着长大，等着把媳妇娶回屋里。可是，谁也没有踩着那么一个大坑，踩着了里边也没有那个大花瓶，因而只有老老实实在地读书，老老实实在地放牛。

记忆中，我好像也没见过这个地主，也许见过，但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他是怎么死的，我也有点忘了，好像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某一年里饿死的，好像是。他们家给我的印象，一直只是两个人，一个是他的老婆，一个是他的小女儿。他好像还有一个大女儿的，好像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嫁出去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像也回来过，但总是不多见。他的小女儿倒是时常到我叔叔的家里玩，准确地说，是来与我叔叔的女儿玩，她们的年龄差不多。我小的时候，记得她还时常的背过我。她给我的印象就是眼睛大大的，人也长得挺高的，嘴巴也很甜，逢人就点头问好。后来，嫁到隔壁县的一个镇上去了，那一家，也是一个地主。在当时，也只能是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那男的我见过几次，长得很高，也很威猛的样子，而且还怎么看都好像比我们村上的人长得好一些，尤其是显得特别的干净，也许是穿得好，同时还会打扮的缘故吧。还也许是读过一些书，说起什么事来，总是让人嗅到一些文气。记得他来过几次我的家里，跟我二哥他们有一点交往。前几年的春节，他还往我家里打过电话，说是他的儿子在大学里读书，想有时间的时候找我玩玩。我说好的，让他有空到家里来玩玩吧。但后来却一直没有来，是不是来过电话，或许是来电话的时候家里没人，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说真话，我倒是想见一见的。有时我就想，如果真要是见了他，也许能从他的身上看到一点他外公的样子吧，至少他的身上是多多少少地流淌着他外公的血液的，他外公虽是地主，但在我们那个村里，大家还是一致地认为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不仅聪明能干，而且还一肚子的才学。我们那个村子，到现在虽然出了不少人，但像他那样的一个人才，一个金库主任，却不再有过。可见，他还是真的有些了不起的。



地主的家

他女儿和他的老婆住的那个房子，原来是他们家的牛房。牛房的背后，隔着一个天井，那是他原来的家，高高的，有整齐的台阶，还有明亮的气楼，解放时给分掉了，分给了几家从外乡来的新分户。那几家人家，如今也都没有一个人住在那里了。其实是有一个人一直住着的，那是一个单身汉，可三年前，这个人喝醉了酒，最后一头栽进了鱼塘里，那排房子便从此再也没有了人烟。每次回家，我都会在那一排房子前边停一停，似乎在有意的让自己的心情在那里感受到一点什么，好像那一排房子就是一部让人读不懂的长篇小说似的。这部小说的结尾好像倒是清楚了，可小说的开头呢？开头在哪里？住在中间的那一家，有一位老人，分到我们村里之前，听说是船上的人家，水上的阳光是最强烈的一种阳光，把他的一颗脑袋给晒得火一样红红的，村里人都称他为红头公佬。小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爱听这位红头公佬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大多都是一些如何逛窑的故事。有时说着说着，他就会禁不住对我们感叹起来，感叹我们永远都不会有像他年轻时的那些日子，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只要挣了钱，就可以上岸逛窑去，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就去玩什么样的女人，说是什么样的女人他都尝过。他说你们不要相信别人，说天下的女人都是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一边说一边不住地给我们晃着他的红头脑袋，一边晃一边吱吱地咂着嘴，谁都知道，他那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害得我们只有傻傻地笑。

地主家一直住着的这一个牛房，如今也早就丢荒了。门前的空地上，一年一年